

王常新著

合港诗歌评论集

新天出版社

合港诗歌评论集

王常新 著

新天出版社

新天精品  
翻印必究  
新天版权

# 台港诗歌评论集

作者 王常新

出版发行 新天出版社

印 刷 人达快印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×1168毫米 1/32

版 次 2008年元月

定 价 港币36.00元

国际书号 ISBN 962-468-294-1

## 自 序

从《台港诗人作品透视》和《文学评论发凡》出版至今，已经过了十二个年头，终于可以再出版一本书，我既感惭愧，也暗自庆幸。虽然产量少，毕竟有收获。

阅读与写作是我的宿命。读到好诗，如回故乡，如见亲人，如饮醇醪。感谢台港和海外诗人，热诚赐书，给我提供免费的精神食粮。使我拜读之后，能就思想内涵与艺术表现写一点感想，以回报他们对我的关爱，于是便有了《台港诗人作品透视》和这本《台港诗歌评论集》。

这两本书可说是姊妹书。如果读者将两书翻阅一遍，当会发现我的“道”是“一以贯之”的，这就是宏扬中华文化。你们一定可以看到我注重“仁者，爱人”的发挥，注重“兴观群怨”的阐释，注重“立象尽意”的解析。你们也一定可以看到我注视的焦点是现实主义，兼及浪漫与现代。正因如此，台湾的《葡萄园》诗刊，《秋水》、《海鸥》、《大海洋》、《乾坤》等诗刊的同仁是我关注的重点，《现代》的纪弦，《蓝星》的向明、蓉子，《创世纪》的张默、杨平，我也不曾忽略。台湾有一些著名诗人，我未置一词；如果大家能读到《台港文学教程》（与人合著），当会发现我并不否认他们在诗坛的重要地位。

因篇幅所限，原则上我为诗友所写的评论，多篇中仅选一篇，即取近期所作或未发表者。但也有几位例外，请读者允许我有偏爱。出于同样的原因，我从已发表的百余篇文章中，选了五分之三收入本书，并对每篇文章进行了删改。鱼与熊掌，不可得兼，这是无奈

之举。有些诗人已经作古，我把为他们所写的评论也收入本书，聊表对他们的敬意与怀念。

本书为避免书名过长，故定名为《台港诗歌评论集》，实际上，书中也收有少量评论澳门和海外华文诗人的文章。

在编排文面，本拟按理论与评论分辑，后感两者不成比例，便索性以时间先后为序，另选了三篇作为附录。

本书得以出版，得益于香港文艺家协会主席晓帆先生、华中师大社科处、文学院、继续教育学院、“桂子山夕阳科研基金”的大力帮助，谨致谢忱。

王常新

2007年11月11日于桂子山

# 台港诗歌评论集

## 目 录

◆ 自序.....	(1)
评论	
◆ 和权诗中的爱心.....	(1)
◆ 禅意与乐音.....	(6)
◆ 情意谐协的艺术品.....	(10)
◆ 诗与自然.....	(16)
◆ 含蓄蕴藉的小花.....	(20)
◆ 寓理论与闲话趣谈之中.....	(24)
◆ 历史与现实的深刻观照.....	(30)
◆ 对于全宇宙之热爱与狂想.....	(35)
◆ 《落叶满阶》诗艺管窥.....	(40)
◆ 写情的专家.....	(44)
◆ 飘然思不群.....	(48)
◆ 痘弦不“痘” .....	(53)
◆ 寂寞而自由的灵魂.....	(61)
◆ 小巧玲珑.....	(66)
◆ 仁者与狂狷.....	(68)
◆ 现实主义的大众化诗学.....	(74)
◆ 逸想 · 佳构.....	(79)
◆ 香港风情的生动表现.....	(85)
◆ 赤子之心.....	(90)
◆ 写诗的规范 做人的准则.....	(95)

◆ 深沉的关怀 鲜活的意象	(99)
◆ 苦闷的歌吟 化合的精品	(103)
◆ 语少而意足 貌古而神新	(107)
◆ 探幽抉微 条分缕析	(110)
◆ 缤纷的织锦	(114)
◆ 温热世界的诗想	(119)
◆ 柔情美景，并入毫端	(124)
◆ 雅洁的《情结》	(128)
◆ 满孕着温柔	(132)
◆ 人物诗谈略	(138)
◆ 时代精神 传统技法	(142)
◆ 语少意足，余味无穷	(147)
◆ 生活的诗	(151)
◆ 抗日战争的史诗	(154)
◆ 其言也诚 其言也善 其言也美	(159)
◆ 幼儿诗理论的开山之作	(163)
◆ 多情自古伤离别	(168)
◆ 震灾的实录 博爱的情怀	(172)
◆ 活泼泼的诗史和诗论	(176)
◆ 抚事煎百虑	(180)
◆ 高山仰止	(183)
◆ 主旨深刻 意象鲜活	(185)
◆ 最难忘的——读上官予《夏荫集》	(188)
◆ 遍植美丽的相思	(192)
◆ 健康 明朗 中国——中国新诗的坦途	(196)
◆ 忧郁的芦笛	(206)
◆ 上帝的创世	(210)
◆ 有情有画	(214)
◆ 感于哀乐，缘事而发	(217)

◆ 意深 声美 色妍	(221)
◆ “头壳坏去”的诗人夫妇	(224)
◆ 诗如其人	(228)
◆ 好一盘精神大餐	(233)
◆ 选材精当 妙语连珠	(237)
◆ 处处生活处处诗	(240)
◆ 诗意高远 诗艺高超	(244)
◆ 万紫千红总是春	(249)
◆ 歌诗合为事而作	(252)
◆ 好一个撰评能手	(256)
◆ 人生的留影	(260)
◆ 讲史地，诉衷情	(263)
◆ 晨读泛说	(266)
◆ 关怀人生 意象新奇	(273)
◆ 为一千二百位诗人立碑	(276)
◆ 大自然和谐的乐章	(279)
◆ 探索契合体新诗的勇士和智者	(283)
◆ 自是花中第一流	(288)
附录	
◆ 幸识明秋水	(295)
◆ 生活在爱的氛围中	(298)
◆ 以宏扬中华文化为旗帜	(301)

## 和权诗中的爱心

捧读和权先生惠赠的诗作，我深深感受到他那颗博大的爱心。

在《你是否抚触到衣襟上被亲吻的痕迹》的自序《狼毫今何在》中，诗人写道：

市中心有许多人彻夜瑟缩于街角，而各大报章上有许多吉屋招租。

.....

有人患癌症过世，有人患爱滋病亡故；有人因肝硬化丧命，有人因血管栓塞逝去。而香烟的消耗量，比人口增加更快；开发中的国家，酒精消耗量超越已开发国家。

诗人对菲律宾国土上的贫富不均，地球上许多人的死于非命，表现出深沉的关切；这不正是出于他博大的爱心吗？

下面再看看他的诗作透露出怎样深厚的人道精神吧：

在《彩笔与诗集》中，诗人把小女儿比做自己书台上的一本诗集，他“读了千百遍/发现/愈读愈有/味”，他对小女儿是有着怎样的感情，我们当可体会得到。在《壁上的太阳》中，诗人又写小女儿对他的感情：“提笔在壁上画了个大圆圈/说那是鲜艳的太阳”，从此爸爸“再也不用害怕黑暗了”。爸爸呢，他观赏着这“太阳”，“说那是女儿嬉笑的红脸/照出了暖暖的光线/从此啊/爸爸静坐在角落/真的不怕黑暗了”。他们父女的感情真有点浓得化不开了呢！

孟郊《慈母吟》说“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？”我们看和权的诗，也流露出这种神圣的感情。在《饭锅》中诗人吟道：“青春的火种/熠熠燃尽了/我瞥见/饭锅上的裂痕/母亲面庞上的皱纹”。在《锅

铲》中诗人又吟道：奔进厨房后“乍见母亲佝偻的身影/弯成一把/黏满油垢的/锅铲”。在这里，诗人运用超现实的手法，将两个异形同质的意象叠印在一起，深刻地表现出母亲为了养育自己，而奉献宝贵青春的事实，令人读后感到极大的震撼。

在离别老母后，诗人是怎样抒发他对母亲的感情的呢？请看《中秋》：

华侨的月/不是一轮满月//

清冷的/月辉深入，深入/半掩的门窗/乡愁/赫然在床上//

颤抖的手/握住邮寄而来的乡意/那是老母亲叠声的/呼唤//

仰对长天，呀/华侨的月/被窗外的一条电话线/分割为两半//

在这里，诗人以半月这个自然界中可见的形象，写出了自己被迫与母亲别离的悲哀；又借母亲的来信，抒发了自己的感受：老母亲殷切地盼望自己与她老人家团聚，自己的心都要碎了。这样从不同的视角来写母子的亲情，益发使读者感受到诗人情不能已的心态。

如果说以上的诗作只是表现比较狭隘的亲情，还不足以表现诗人博大的爱心，那我们请读者来阅读以下诗篇：

在《桔子的话》中，诗人写道：

咱们恒是一粒粒/酸酸的桔仔/分不清/生长的土地/是故乡/  
还是异乡//

想到祖先/移植海外以前/原是甜蜜的/而今已然一代酸过一  
代//

只不知/子孙们/将更酸涩/成啥味道//

这三节诗，分写不同时间中华侨的命运：首节说的是现在时，写华侨已经成了“酸酸的桔仔”，分不清自己生存的空间“是故乡/还是异乡”，这真是大悲哀，因为这就是“数典忘祖”了。为了给读者以更大的震撼，第二节诗人便将令人向往的过去时提出与现在时进行对比：祖先们“移植海外以前/原是甜蜜的/而今已然一代酸过一代”。这真是触目惊心！然而更可怕的是，诗人在末节唱出：“只不知/子孙们/将更酸涩/成啥味道”。这未来时的“将更酸涩”，使我们想到“一

代不如一代”。诗人发现了这一点，使人们看到他的胸怀中并不只是盛着一己或家庭，而是贮满着对于全体居菲华侨的关爱。读这首诗，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屈原的《桔颂》。不同的是，屈原歌颂的是桔子那“受命不迁，生南国兮。深固难徙，更壹志兮。”赞美它花叶美丽，果实甜蜜；而和权吟唱的是原来甜蜜的桔子移植海外以后，变得“酸酸的”，而且今后“将更酸涩”，从而流露出他浓重的爱国思乡之情和对于子孙后代“错把他乡当故乡”的隐忧。我看这种感情，是许多生活在大陆之外的游子共同具有的。

在现实中，由于种种原因，诗人不能回归祖国；但他的心是不愿终老异国的，于是，我们从《一张照片》中看到：

怔怔地/把脸上的皱纹/看成了/蜿蜒的江河/水声冷冷/朝生命的尽头/流淌而去//

假如/有一条小舟/那就推下江河吧/让小舟飘流/载走了/异乡人的/归心

我觉得这首诗写归心之急切，与薛道衡的《人日思归》中的“人归落雁后，思发在花前”，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和权有《圣诞树》一诗，可说是充分地表现了他悲天悯人胸怀的一首好诗。诗是这样写的：

在公园里我仰视/百尺的圣诞树/感觉树上闪闪的灯饰/都是/悲悯的眼睛/悄悄的/观照/人间

此诗只有五句八行，选取的角度是圣诞树给自己的感觉。为什么诗人感觉到圣诞树上的灯饰都是“悲悯的眼睛”呢？灯饰就是灯饰，既不是“眼睛”，更不具“悲悯”的感情。很明显，在这里，“灯饰”是经过诗人的主观改造了，而诗人的心灵也通过这意象显现出来了；也就是说，和权在诗中，选取了能够引起联想的圣诞树的灯饰，抒发了他对人间的观照——悲天悯人的胸怀。

在这本诗集的自序《狼毫今何在》中，诗人不是写到市中心有许多人彻夜瑟缩于街角，而能够“大庇天下寒士”的“许多吉屋招租”吗！在诗中，他也反映了这种贫富不均的现实，请看《老丐》：

清晨/远天冷冷地/翻着白眼//

蹲在墙脚下/无人理睬的狗尾草/叶上莹莹的露珠/凝聚着/昨夜的冷冽

在这首诗中，诗人写寒冷的早晨，老丐因缺衣少食不能抵御寒冷而不得不瑟缩于墙角，就像无人理睬的小草狗尾草一样。在这个金钱至上的社会，贫穷的人自然遭人轻蔑，所以，“远天冷冷地/翻着白眼”。这“冷眼”、“白眼”是“远天”的，不也是那些有财有势的人们的吗？老丐无人理睬，为了生活，他不得不向人乞讨。他年老体衰，还饱受饥寒之折磨，要换得别人的怜悯，自然是点头哈腰，而且眼眶中滚动着痛苦的泪水，这也像那卑微无助的狗尾草。在这里，“远天”、“墙角”和“狗尾草”构成一个富于立体感的三度空间，诗中的“狗尾草”与诗题的“老丐”已经化成一体，成功地烘托出老丐饥寒交迫、孤苦无依的悲惨命运。

如果说《老丐》是对人类的个体流露出悲悯情怀的话，那么，《树根和鲜鲍》与《落日药丸》，则是对整个人类社会表现出忧思了。请看：

《树根与鲜鲍》：

在遥远的非洲/他们的皮包骨的手/在沙土里翻找/树根//在马尼拉/我们以银叉银匙/在碟子里挑拣/鲜鲍

在这里，诗人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有似于老杜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的意境，描绘出地球上发达国家与贫穷地区人民的生活有如天堂与地狱。不同于老杜的是，诗人流露出他愧疚与自责的心情，有别于老杜的单纯的揭露。再如《落日药丸》：

忧思天下，或许/不是癌症一般的/难以治疗/只要/伸手取来  
落日药丸/就着汹涌的海/畅快地/送下喉咙

“忧思天下”，表明诗人在这个人际关系冷漠的世界上，具有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的精神。他这“忧思”已成为他的痼疾，即使不是如癌症一般的难以治疗，也不是好治的。除非把象征世界末日来临的“落日”作为药丸，“就着汹涌的海”吞进喉咙。这无异是说，诗人

的忧思，几乎是无药可医的，除非人类如浴火的凤凰，能够再生。由此可见诗人忧思的深广！

说了这么多的忧思、批判，我们决不是说诗人对现实世界已充满绝望。在《空瓶》中，诗人吟道：

这颗心/是冰凉而易碎的空瓶/你啊/除非你悄悄地俯耳来闻  
/才可以听见里面/充盈着的/对于丑陋人间的/柔情/蜜意  
我们从这首诗中看出了诗人的心——外冷内热，他对于丑陋的人间，  
仍然充满着一片爱心！

罗门先生在代序中指出：“他的诗，由于始终同真实的生活感受、同人性与人道精神，一直有着深切的关系，且具批判性，故在以诗作为传真人类内在生命真实存在与活动的最佳导体，这方面，他是相当强调与坚持的。”这一概括非常准确，谨借来作为本文的结论。

1993年6月2日

（载1993年8月25日菲律宾《世界日报》）

## 禅意与乐音

### ——《空山灵雨》印象

诗人在《空山灵雨》的代自序《红尘》中写道：“今世生活多扰，若得以忙里偷闲，朋友，何不把握那一份古典的逸趣与谧静呢？”读这句话，我便想到北宗禅的六祖神秀的偈语：“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莫使有尘埃。”杨平先生身在红尘中，眼见大千世界，熙熙攘攘，污秽不堪，自己的身心也蒙受无穷的苦恼，为了解脱，他要收心敛性，摒弃杂念以求取心灵的平衡。于是我们在诗人的《怀古——归来》中看到：

你藏青的背夹飒然/泛亮：在远山的流云以前/沉默啊！在  
灰濛的雨意凝聚以前/你藏青的背夹扭转出一条素影/凝定。如  
禅……

在《山色有无中——取景在借》里看到：

每日，轻身健步的登临/“此乐非但忘贫”/——俯首来时/  
扰扰的红尘如幻/一阶阶青黛的/山色，有无中……

诗人在“如禅”般“凝定”后，那喧嚣骚乱，一切皆虚空的红尘（正如陶渊明《归园田居》之四所说的“人生似幻化，终当归虚无”）诗人当然已经摆脱。他已经进入空山寂林之中，乐而忘贫（正如萧子云《赠海法师游甄山诗》所说：“真心好丘壑，偏悦幽棲人。”这样，他便做到了“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”（支遁语）自然适意了。

诗人不仅从深山中，水穷处、古寺里、明月下、云起时这些空旷清丽的大自然中获得了内心的宁静，也从读诗、观画等艺术欣赏活动中得到了最大的满足：“坐看云起时/我不禁痴了/浑然忘记了吟哦/忘记了赞叹/忘记了此身已非我，之乐/呵呵 此身已非我……”；

“或许这便是旅人的终途了：/天地在此无忧虑的明媚/生命在此无纷扰的运作/四季景观：缤纷、自在、而恒久！”在这里，诗人达到了梵我同一、心物同一的境界，白云已变成诗人，诗人也变成了白云，诗人怎能不乐！又怎能不忘记“此身已非我，之乐”！我心即天地，天地即我心，故天地在此无忧虑的明媚，四季景观：缤纷、自在而恒久！诗人通过对客观景物的静观默察，使心灵与外物融为一体，既从外物身上得到美的享受；又将自己的情感外射到物象身上，将它们幻化为明媚、缤纷、自在而恒久的形象。

最能表现禅意的是《道情》一诗：

古人雅爱山水/或偕二三良朋/游赏于春秋佳日/或一琴一驴  
/随曲曲的涧水漫步寻幽/长啸松下

——偶然/因杳杳的梵呗而凝神佇立/盘膝入定/（无论风忽  
忽林郁郁水沙沙一身白衣似雪）/一抹烟流的清芬/山阴道上、  
落花亭畔/悠悠然 晶晶然 翩翩然/溶溶我心后/——个中趣味  
/一若小雨叮叮的打点了丘壑块垒/夫子曰：此乐非但醉人/兼可  
入道

案“道情”本为道士所歌之离尘绝俗之语，诗人在这里借以喻禅，这也是合理的，因中国的禅学本来吸收了道家、玄学家的理论，老庄的“道”，玄学家的“无”、佛禅的“空”本来是一体的。故《道情》也可说是《禅情》，“入道”即是“入禅”。

比较一下可以看出，《道情》一诗所写的内容与支道林、谢灵运诗完全是同一旨趣：抒发寄情山水的悦乐，也是另一种形式的“入定”、“入道”的悦乐。至于引《楞严经》“梵呗咏歌，自然敷奏”之典，引《瑜伽经》和《坐禅三昧经》之典（“盘膝入定”）以及引释怀素、《金刚经》之典，还有以《梵唱》名诗，均可看出诗人对禅宗哲学之尊崇。

由于禅宗淡泊宁静的生活情趣的需要，诗歌的意象随之不得不空灵。诗人用《空山灵雨》为诗集命名，正体现了诗歌的情感内容和表现形式的特征。在诗集中我们看到，诗人写的山是“远山”、“深

山”（《怀古——归来》）；“层层峰峦，尽是苍绿诗句”（《行到水穷处——观画》）；诗人写的水是“深深塘水/已化成一碧青涩”（《怀古——归来》，以下引文如诗名见前者皆省略——引者注）是“幽泉”（《忘言》）；是“水声淙淙”（《坐看云起时——读诗》）；是“水声涓涓”；是“冷泉”；他写的月是“明月如霞”、“篱上月色依稀淡若钩”；是“月下有影”；是“坐忘间，不觉升起了一烛淡月”，“月溶溶”；是“一如这冷月无星的夜晚”（《竹林遗事》）。他写的风是“好风如水”，是“风轻轻吹拂着书页”；是“凉风起自天末”。他写的雨是“沉默啊！在灰濛的雨意凝聚以前”；是“薄薄的雨意”；是“随风凝成了丝丝雨意/在深浓的林中，花间/一声声的滴落、消溶……”（《在落雨的今晨》）。

这所有的意象都是宁静的，色彩都是素淡的，它们完美地表现了闲淡冷寂、悠然自在的情趣，从而做到了形式与内容珠联璧合，相得益彰。

诗歌和音乐同源，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》中的每首诗均可合乐歌唱。现代诗虽不如古诗那样注意声音的组织，但也不是不重视音乐美的。我们用《空山灵雨》中的某些诗篇即可证实这一点。

在《怀古——归来》中，“明月如霜，好风如水”与“南风早落，瓜果早熟”，都是音节组合相同的对句，且平仄相对的搭配，做到了“一简之内，音韵尽殊；两句之中，轻重悉异。”（沈约语）这就使得节奏整齐，音调和谐。再看“仰而生烟，俯而释怀/一句句飘摇的钟韵犹自未了/簷已积尘，花已化泥/人间已然几度倏忽的 云来云往……”这四句都是单句为二字一顿的节奏，且为对句；而双句是三字一顿、四字一顿、五字一顿的节奏，且为散句。如此，寓变化与整齐之中，使骈散结合，读起来使人感到节奏活泼。

再看押韵。《怀古》这首诗前面押“油求辙”的韵，后面换成“言前辙”的韵。它通篇都是押韵的，不像一般的现代诗那样不注重押韵。这样做的结果，就使全诗涣散的声音组成了一个前呼后应的整体。而韵辙由阴辙变为阳辙，由柔和级进为洪亮级，也使诗歌的感

情从悠悠的怀古，过渡到回归中国诗的原乡的坚定信念。

再从选韵来看，如《归期》一诗，诗人用的是“一七辙”的韵，这个韵在古词中是属支、微、齐等的第三和鱼虞等的第四部的韵，李清照的词多选用，之所以选用这一韵，据梁启勋《词学》说是能使“一种茕独栖惶之景况，动人魂魄。”我看《归期》的用韵，对于表现“君问归期未有期”那种“深深沉沉浓浓烈烈苦苦愤愤郁郁的”情怀，也是很有助益的。

双声词、叠韵词、叠音词也有助于音调的和谐。李重华《贞一斋诗说》云：“叠韵如两玉相叩，取其铿锵；双声如贯珠相联，取其宛转。”我们看《怀古》诗中的“倾听、五度、激起、远山、凝定”都是叠韵，“依稀、瓜果”是双声，“深深”是叠音。在一首诗中出现这么多的双声、叠韵、叠音，绝不是偶然的现象，它表明了诗人对诗歌音乐美的自觉追求。前段所引《归期》中的“深深沉沉浓浓烈烈苦苦愤愤郁郁”，也分明显出诗人学习李清照《声声慢》，一词：“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”的痕迹。

杨平说自己的作品：“字里行间，有着明显的音乐性，和古典——中国人的古典——气质！”我从他的言论中得到启发，遂写了以上的两点浅见，希望得到作者和读者的指教。

1992年11月13日

（载《写作》1994年第1期）